

中西文论讲话



张
方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中西文论讲话

张
方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西文论讲话 / 张方著.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20.10
ISBN 978-7-5500-3754-0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文学理论 - 对比研究 - 中国、西方国家
IV. ①I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20) 第118108号

中西文论讲话

张 方 著

出 版 人	章华荣
策划编辑	胡青松
责任编辑	余丽丽
书籍设计	方 方
制 作	何 丹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一期A座20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4.75
版 次	2020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30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3754-0
定 价	68.0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20-83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张方，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教学与研究。著有《中国诗学的基本观念》《文学说略》《文论通说》《虚实掩映之间》《文学批评：观念与方法》《马克思主义人文学导引》等。获中国人民解放军“育才奖”金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入选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入选新世纪百千万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领军人才。

序

朱志荣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方教授和我同年，任教于解放军艺术学院（现为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先后担任过文学系主任、训练部部长和学院副院长。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曾经有缘在复旦大学南区一起攻读博士学位，他高我两届，是我的师兄。我不会下围棋，向他们学下棋，常常挨宰。我的臭棋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乐趣，所以张方兄出谜语取乐说：“朱志荣下围棋，打孔子一弟子名。”谜底是：“宰我。”每天晚饭以后，我们一起出去散步，海阔天空地谈论各种趣闻轶事，交流相关体会。我本来中等身材，但是站在身材高大的张方和陈引驰之间，显得尤其渺小，以至于有女同学向我提出批评，说我和他们走在一起散步，反差太大，给大家很乖讹的感觉，希望我再也不要和他俩一起散步了。但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走在两个巨人之间，就这样一直持续到张方兄去北京任教。

张方兄1982年在华中师范大学本科毕业后，到中南民族大学任教，其间师从王先需教授攻读硕士学位，研究小说的文体特性。他博士期间师从王运熙教授，研究方向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从中国古代形式批评的角度研究语言的文学观。当代做中国文论研究者，或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思想作为遗产，剔抉爬

疏，考镜源流；或将其作为资源，借鉴西方的理论方法，进行现代阐释和理论建构。张方兄的学术研究既有追源溯流的历史意识，又有理论阐释的逻辑意识。而他的理论阐释，则既继承了刘勰至明清时代的文论学者的阐释方法，又借鉴了西方文论的思想方法，重视中西文论的相互参证。这使得他的文论研究具有独到的创获。

张方兄的主要著作有《中国诗学的基本观念》《虚实掩映之间》《文论通说》《文学说略》《文学批评：观念与方法》等。在这些著作和发表的论文中，张方兄有明确的理论体系意识和自觉的方法论意识。缜密地分析文论中重要的核心概念和范畴，明晰地阐述自己独到的体会。他从多学科交叉入手探索文论问题，重视与文论相关的哲学、美学、伦理学知识，具有中国古代的经学和小学方面的知识素养，注重中西文论的比较和会通，力求史论结合，真正从人文知识的融会贯通中研究中国文论。虽然张方兄的主要专业领域是中国古代文论，但是他花费了很大的气力研究西方文论。仅在重要学术刊物上，他就发表了8篇之多的西方文论论文，内容涉及弗洛伊德、卢卡契、海德格尔和萨特等人的文论思想，涉及文学批评中的“间性”等问题，涉及现象学的文学理论、解释学文学批评和文学批评学的观念和方法等。这不仅使得他有力地拓展了学术视野，而且在研究方法上得到了很好的训练。他为研究生开设的“马克思主义人文学导引”课程，也出版了专著。其中不仅体现了他渊博的学识，也彰显了他多学科融通、中西参证等方面的理念和主张。

“讲话”曾是一些大家撰写雅俗共赏著作的文体，既向读者讲授基础知识，又体现了著者多年的学术思想的积累，如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等。周振甫的《诗词例话》也属于这一类，是周振甫先生的代表作之一。这本《中西文论讲话》主要是奠定在张方兄多年学术积累和研究生课程教学的基础上的。他从1997年开始为研究生开设“中西文论专题”的课程，从中积累

了很多的灵思妙悟，其内容大都保存在这本书中。他的著作出入古今，驰骋中西，既体现了时间上的绵延流变的历程，又考辨了中西文论的异同。在中国文论方面，张方兄重视分析基本概念和基本术语，重视文论家、文论名著和文体批评，重视结合具体文学作品理解文论思想，并把它们放到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中，还原理论发生的场景，明晰理论对话的对象，聚焦理论所要处理的问题，注重背景知识的分析和文论思潮的发展流变，揭示其“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具体特征。在西方文论方面，张方兄重视文论的系统性和古今发展脉络，重视关键概念和文体意识，重视从中国文论的背景理解西方文论，重视西方文论特别是当代西方文论对于我们当下文论建设和批评实际的现实意义。张方兄的语言表述也是要言不烦，洗练流畅，又幽默风趣，体现了他的学术功力和率真性情。阅读本书，不仅可以丰富读者的文论知识，生发对中西文论的兴趣，而且从中可以获得作者独到的见解和方法论的启示。

张方兄为人善良、正直，胸襟磊落，乐于助人，我俩有缘相识相聚，能够持续近30年的友谊，也是人生难得的知己。他从来没有请别人为他的著作做过序，这次他命我为本书作序，我本没有资格，后来想到他更多的是为我们的友情留下永久的纪念，遂从命捉笔，写下以上的话，以此作为我俩学术志趣相投的见证。

目 录

小引：关于“文论” / 1

上 篇

一、“诗言志” / 11

二、“兴、观、群、怨” / 19

三、“知人论世” / 28

四、“比兴” / 36

五、曹丕和陆机 / 44

六、刘勰《文心雕龙》 / 54

七、钟嵘《诗品》 / 61

八、“文笔”和“声律” / 69

九、“神”“气”“味” / 77

十、“古文” / 85

十一、诗话（一） / 92

十二、诗话（二） / 105

十三、词话（一） / 119

十四、词话（二） / 125

- 十五、曲论（一） / 139
- 十六、曲论（二） / 151
- 十七、小说批评（一） / 168
- 十八、小说批评（二） / 178
- 十九、小说批评（三） / 189
- 二十、“格调”“神韵”“肌理” / 206
- 二十一、王国维 / 216
- 二十二、“近代”文学观念变革 / 228

下 篇

- 一、古希腊、古罗马文论 / 239
- 二、“古典的”和“浪漫的” / 252
- 三、“社会”和“历史” / 267
- 四、“唯美”和“象征” / 279
- 五、“形式主义”和“新批评” / 289
- 六、从“结构”到“解构” / 306
- 七、“精神分析”和“神话—原型”批评 / 319
- 八、“意识批评”“读者反应批评”和“接受美学” / 333
- 九、当代叙事学 / 343
- 十、“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 / 353
- 十一、“后现代”“后殖民”和“女性主义”批评 / 365

主要参考书目 / 383

后 记 / 385

小引：关于“文论”

“文论”一语，是个约定俗成的说法，大体可以理解为“文学理论”，也可以理解为“文学批评”或“文学理论批评”。比如有关中国文论史的研究，有称“中国历代文论”，有称“中国文学批评史”，也有称“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其对象和范围大致相同。此外也有叫“中国文学思想史”的，跟“文论”的含义也基本重合。在西方，没有“文论”这个概念，要么是“文学理论”，要么是“文学批评”（其他还有“文学研究”和“诗学”等），大体上，“前者研究原理、范畴、技巧等等，而后者则讨论具体的文学作品”^①。但在实际运用中，“理论”和“批评”之间并没有截然的界限，而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用“文论”这个概念，似乎更有弹性，能够把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系于一体。总而言之，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文学理论、批评以至于“思想”原本就是互相交织和包容的，用“文论”统括，能够做到最大限度的兼容并蓄。

但是，再往细处看，还是有问题。比如说，“文论”之“文”是指我们

① [美] 雷内·韦勒克《文学批评：名词与概念》，载《批评的概念》33页，张金言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1版。



撰写第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
陈仲凡先生

今天所理解的“文学”吗？这就很有疑问了。至少，中国古代“文论”里的“文”，是个很不固定的概念，不能跟今天的“文学”画等号。在上古时代，“文”的含义很广，按刘永济先生归纳，至少有“经纬天地”“国之礼法”“古之遗文”“文德”“华饰”“书名和文辞”等义项。^①即便是“文章”，意义也很宽泛，如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所说：“古时所谓‘文章’，并非专指文学。孔子称‘尧、舜焕乎其有文章’，是把‘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叫做‘文’，‘八风从律，百度得数’叫做‘章’。换句话说：文章就是‘礼’、‘乐’。后来范围缩小，文章专指文学而言。”^②但即便如此，直到“古代”将尽，“专指文学”的“文章”跟今天所谓“文学”也有不小差别，最明显的是排除了小说、戏曲（文本）；而正统“文论”的范围也限于评诗论文，如《四库全书》附于“集部”的“诗文评”。同样的问题，在西方“文论”中也出现过，就如韦勒克和沃伦在那本著名的《文学理论》里所指出的那样：“有人认为凡是印刷品都可称作文学。”^③由此而来的“文”论，其外延也将大大超出“文学”理论。尽管理论家们大多站在今天的立场，努力划清“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但实际的研究中，也很难将二者分得一清二楚。尤其是中国古代文论，常常是该进来的被拒之门外，而不该进的却破门而入。比如很有文学意味的小说、戏曲（文本）不属于正式的评论对象，而今天看上去跟文学没多大关系的文章——如“佶屈聱牙”的《尚书》、神秘莫测的《周易》——却堂而皇之地占据文论的显要位置，甚至被当作各体文学

① 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2—3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版。

② 曹聚仁整理章太炎讲演《国学概论》4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版。

③ [美]雷·韦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7页，刘象愚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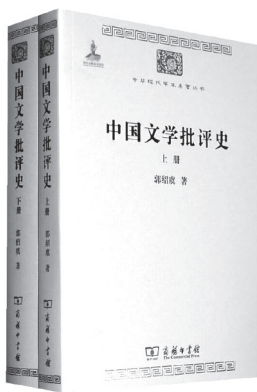
的祖宗。指出这种状况，并不是说古人犯了什么毛病，而是提醒我们自己，对“文论”这个概念，要有个宽泛和通融的理解。特别是评说古人论文的意义和得失时，要知道彼“文”和此“文”是不能等而视之的；而古人未尝以“文”而论的，今天却大可以看作“文论”的对象。

再说“文论”的“论”，基本的意思是“理论”，但在中国古代，纯粹的关于文学的或艺术的“理论”并不太多，更为常见的是实际的“评论”或“批评”，并且多结合具体的人、事以及作品，甚至其自身就是文学作品，如数量众多的“论诗诗”以及夹在诗歌里的表达文学观或用作评论的语句等。因此，在“中国古代文论”这个表述中，“论”就包含理论观点和批评实践两方面的内容而以后者为主。西方文论情况较为复杂，就传统而言，“文论”之“论”也包含着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两方面的内容，只不过与中国传统文论相比，它的理论性、思辨性和系统性总体上要更强一些，许多重要的“论点”都跟哲学、美学交织在一起。但进入20世纪后，西方文论的形态及性质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跟其他学术领域的界限不再分明，就像加拿大著名批评家诺思罗普·弗莱（诺思洛普·弗莱）所倡导的：“要认识到批评有许多形形色色的相邻学科，批评家必须在保证自己的独立性的前提下与他们发生联系。”^①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整个当代文论的发展和成果，离不开诸如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符号学等相邻学科的作用。二是有些理论就是以“反理论”的姿态出现，可以说是“文论”里的“另类”，最典型的是所谓“解构主义”，它的出现就是为了把传统的“理论”大厦给拆解掉，给它戴上“文论”的帽子，多少有些不大相称。再如存在主义思想也是致力于颠覆西方传统思想的“形而上”的概念和体系，其于文学批评的影响若是成就了一种“理论”，似乎也与初衷相违。因此，“西方文论”中的“论”究竟有怎样的内涵和形态，还得仔细思量。美国当代批评家乔纳森·卡勒给“理论”作了这样的界定：

^① [加拿大] 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剖析》26页，陈慧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版。

- 1.理论是跨学科的，是一种具有超出某一原始学科的作用的话语。
- 2.理论是分析和推测。它试图找出我们称为性，或语言，或写作，或意义，或主体的东西中包含了些什么。
- 3.理论是对常识的批评，是对被认定为自然的观念的批评。
- 4.理论具有自反性，是关于思维的思维，我们用它向文学和其他话语实践中创造意义的范畴提出质疑。^①

这些话初看上去不太好理解，待我们了解一些西方现当代文论的学派及学说后，就能知道这样定义是有道理的。而整个西方当代文论在形态和作用上也较传统有了很大变化，它更注重“话语”而非“体系”，“批判”甚至“自反”的意图也愈发强烈，并且在相当程度上打破了不同学科甚至不同“文本”之间的界限（如所谓“文本间性”），让人觉得光怪陆离、云山雾罩。这些，都是我们在学习西方文论时要多加留意并多费心思的。



郭绍虞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版）

以下要介绍的内容，包括中国传统文论和西方文论。这似乎是一个惯例，即，所谓“中国文论”或“中国历代文论”实际上是指中国传统文论，通常讲到清末或近代为止；而“西方文论”却包括传统和现代两个部分，其分界线在20世纪初，并且“现代”后面还有所谓“后现代”或“当代”。至于为何如此，似乎也没有必定的理由。就中国而言，或许是因为文论史的研究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兴起，对象是已经随封建社会而结束了的传统或“古代”，之后就延续这种分野；至于对“新文学”的理论批评的研究，则另起炉灶，冠以“中国现代”或“中国当代”。而西方文论虽有“传统”和“现代”以至于

^① [美] 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16页，李平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1版。

“后现代”之分，但总体上是通连、延续和辩证发展的，所以宜于统称。

在当代文学研究及学科建设中，中西文论都占有显要位置，也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文论的系统梳理，以陈钟凡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为先声，之后有了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等重要史著，至郭绍虞、王文生所编的四卷本《中国历代文论选》揽其精华，而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集其大成；此外还有各种断代的、专题的、比较的和校笺的研究。西方文论，以韦勒克所著八卷本《近代文学批评史》为扛鼎之作，其他著作和译作也有很多，较早的如伍蠡甫等编《西方文论选》和《现代西方文论选》就作为高校文科教材产生过很大影响（伍先生所著《欧洲文论简史》也流传很广）；加之近年来纷至沓来的国内和国外的选本、读本、史论以及各类专题性的研究成果，都有助于我们学习和研读。眼下这本书，则是针对非文论专业的学生或对中西文学理论和批评有兴趣的普通读者而作，目的是丰富文论知识，提高理论素养，并加强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和理解能力。当然，如果读者通过这本书而对中西文论产生兴趣，进而去阅读有关史论著作和原典，并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那就是令人喜出望外的效果了。

这里再说一下学习方法问题。一般的学习方法，在各门学问都是相通的，比如读书、思考、讨论以及作业等。对于文论课来说，有几件事情值得特别提示几句。

一是要尽可能多地接触文学作品，尤其是在文论视野中或与文论相关的文学作品。这一点，对于学习中国文论尤其重要。中国古代文论，旧的称谓叫作“诗文评”，显然都是有的放矢的，如果没有见过所评价或涉及的作品，对“文论”的理解就难免有雾里看花或隔靴搔痒的感觉，甚至会出现误解或“误读”。比如很有名的“建安风骨”，假如没有读过“三曹”及“建安七子”的诗歌，就不太容易理解“风骨”的概念有怎样的指向。还有刘勰所说的“阮旨遥深”，如果不明白阮籍诗有怎样的寄托，也很难感受到这个评语的精当。大体上，古人论文，多有感而发；引起感触的，总是某种文学现象和风气。



主编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的
王运熙先生

如果对作为文论背景的文学现象或风气所知寥寥甚或一无所知，对文论本身的把握也难免是“暗中摸索总非真”（金代批评家元好问《论诗三十首》语）。业师王运熙先生在教授学习中国古代文论的方法时，特别强调“要多读一些古代作品，把阅读文论和阅读有关作品配合起来”^①，就指明了阅读作品对于学习文论的重要性。对于西方文论，这一点也很重要，尤其体现在当代文论的学习中。比如20世纪英美“新批评”诗论，往往

立足于对具体诗歌作品的分析，而这分析往往又集中在“语言”的层面，如果读不懂作为分析对象的英语诗歌，那么对诗论的理解就只能是似是而非、似懂非懂的。因此，为了弄懂“新批评”的理论观点，花些功夫读懂几首相关的英语诗歌也是必要的。

二是要多留意相邻的学问。中国古代的学问没有我们今天常见的分科，文学、文论往往跟其他学问交织在一起，因此对所谓“经、史、子、集”如不具备一定的了解，就不容易弄清文论的来龙去脉。比如先秦时期的文论多夹杂在诸子之中，从《诗经》派生出的文学思想很多属于“经学”，司马迁的文学观与其史学观互为表里，而历代文集里面也包含着大量文学批评的理论和实践。凡此种种，都是不能够简单地局限于“文”论而画地为牢的。近人研究中国文论，其成就也往往得益于对旧学各个领域的贯通，比如朱自清先生为“诗言志”立说，就多引入“经学”和“小学”；钱锺书先生精研古代“诗艺”，也对浩如烟海的“集部”如数家珍。不唯中国文论，对西方文论，要想了解透彻，也需要对哲学、美学以及伦理学下些功夫。尤其是所谓“当代文论”，往往是各个人文学科交叉影响的产物，如结构主义“诗学”及“叙事学”跟语言

^① 王运熙《怎样学习中国古代文论》，载《谈中国古代文学的学习与研究》10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版。

学密不可分，而“神话—原型”批评把心理学、人类学和神话学融为一体；至于“后现代”文论，更是游走在各个人文学科之间，难以单纯地用“文学”理论或批评去加以界定。所以，无论是对于中国还是西方文论，要想真正搞懂，都是需要关注到相邻的学术领域，并借助于“他山之石”的。

三是要在语言上花些力气。对于中国文论，要过好古汉语这一关。尽管现今所见古代文论的重要著作和文章多经过注释和讲解，但能够比较顺畅地阅读原文还是更有助于对古代文论的理解和思考的。况且，如果有兴趣扩大学习范围，就会接触到一些未经注释的著作和文章，这就要求我们不断提高阅读古文的能力。对于西方文论，能够直接阅读英语甚至其他语种的原文当然是好事。但对绝大多数初学者来说，主要是依靠译文，这就要求我们选择那些翻译水平较高的译本。有时候，翻译带来的问题直接影响到我们对一些重要的理论观点的理解。尤其是那些比较艰深的理论著作，如果没有准确而流畅的译笔，我们就很难抓住字里行间的意义。就目前的情形看，传统西方文论大体都有好的甚至经典的译本；当代西方文论的翻译恐怕问题稍多些，一些重要的概念或术语往往有不同的译名，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也译为“奇特化”，英、美“新批评”中的“含混”也译为“复义”或“朦胧”，结构主义的“叙事学”也译为“叙述学”，如此等等，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学习时多加留心，必要时去核对原文的。

最后要说的，是学习中西文论，最好能够精读一些经典的篇目。就拿中国文论来说，不少著作或文章都具有相当的文学色彩，甚至就可以当作文学作品去看待，比如汉代《诗大序》、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序》、韩愈的《答李翱书》等，还有以诗歌样式写成的“论诗诗”。这些文字，或温文尔雅，或词彩斐然，或文气充实，或诗意盎然，既有理论内涵，又有文学韵味，熟读甚至背诵，是两全其美的事情。西方文论有的批评论著也写得非常文学化，古典的如柏拉图的有关文艺的对话录，多可当作文学经典；古典主义批评家贺拉斯和“新古典主义”批评家蒲柏都是所处时代的大诗人，其批评著作也是用诗体写成；19世纪批评家如丹麦的勃兰

兑斯和俄国的别林斯基，其批评文字往往情感充沛、词采飞扬。就连现代或“后现代”文论家里，也有以“文体”见长的，如罗兰·巴特，其批评文章跟散文创作并不分家，被归为“写作批评”^①。凡此，都是我们学习中西文论时应当特别关注的。传说研究《文心雕龙》的大家杨明照先生到晚年还能将全书倒背如流，其实在老一辈学者中，像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① [法]托多洛夫《批评作家》，载《批评的批评》41页，王东亮、王晨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第1版；同被归为“写作批评”的批评家还有萨特和布朗肖。